

## 流年。高考：辅导班间哗啦啦飞驰



我承认，我的爱车只不过是辆单车)，在小城的雨巷里红尘作伴，策车奔腾。我吱吱的车轮声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行人，为了上课，我愿意成为过客。

### Section B

高考辅导班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文综班的上课地点一开始在本校教室，后来转移到了离学校 more 远 more 远的会展中心，对于从来就视城市

市公交为无物的我，这段距离便缔造了哗啦啦飞空前绝后的人间极品。飞驰是爽快，虽然单车低碳彻底不用电，但是这样低碳结果是骑完我会彻底没电。文综班上课的内容以地理这门难度最大的课程为主，对于像我这样在地理方面没什么天分的学生，听起来还是很吃力的，根深与高难使大部分学生对这样的学习内容都没有任何好感，即使是偶尔有心试图主动静下心来听一听，最终也会知难而退（我就有一阵子头脑发热抱着5—3满办公室地请教，结果还是幸运地成为天外飞仙——云里雾里）。既然大部分学生注意力没集中在课堂，而又不得不身在课堂，那就不得不想出其他招数来对付课堂。于是，总有

什么？不喜欢某TV版本的开头？Well, let's rock and roll again.

最是那光阴的细长一吻，像一朵水莲花不避凉风的娇羞，吻别了一载春秋的似水柔情。昔我往矣，那个雨雪霏霏；今我来思，只记得左手一把天堂伞，右手抓紧车头（好吧，

GBA\_PSP等各种“违禁物品”被藏在了书堆

的后面；于是，总有人在前一节课还打着哈欠，后一节课的行踪却永远是个谜；于是，当老师在指手划脚一番后满意地听着下面笔头飞转的沙沙声时，却无法体会我们只不过是动用笔赶制周末作业的声音在滥竽充数的用心良苦。

另外的一个数学班，上课地点一直在学校附近。相比于文综班，我们在那里的效率要略微高那么一丁点儿，因为数学班的老师们也有一个特殊癖好：深得《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真传，非常注重互动式教学。这就让文综班里习惯满堂灌的我们日子没那么好了，因为这样就必须至少清楚老师讲到了哪里，最好是知道问题的答案，要不然在大班里出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没办法，年轻人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只能听一点，虽然我们真的很想在老师头上放个香炉插上三炷香祈盼：不要点名我不要点我。

### Section C

很多人也一定有过学生时代上辅导班的经历，其实不管是课外辅导班也好，还是平时的日常学习也罢，回忆起自己中学求学时期的这些破事儿，很多人会用“苦”这个字来形容。不过在我看来，我说的“忙”确实是一回事儿，然而所谓的“苦”却和忙没有多大关系，确

切点说，我觉得“忙”，但不觉得所谓的“苦”。忙见之于客观，这种状态的判定有着数学定律一般的严谨精确。大前提A：各种方式发呆的时间小于等于白天的十三分之一；大前提B：进餐时满脑子的计划想法让饭菜的香味指数无限接近于任意常数的求导得数；大前提C：当你把时间像海绵一样挤了又挤，只是为了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_\_\_\_\_（把你认为正确的正经事儿填在题中横线上，别怕，没有参考答案，你的题目做主）。无需小前提，它们都是构成“忙”这个结论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忙只以这些为标准，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改变这固有的本来就是的状态属性。但是苦更多的见之于主观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苦法，有人以天天玉盘珍馐为苦，有人以天天粗茶淡饭为苦，这取决于你是减肥狂还是饿死鬼。那年我没觉得“苦”，或许就是因为我把那些所谓的“苦”都用你做题方法解决掉了。其实说了那么多不知所云的东西，至少说明了一个想法：其实，当时很多时候我享受那段哗啦啦飞驰的日子。现在，即使大学生活已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怀念那段忙碌的小苍蝇般没头乱撞乱跑的时光。

历史文化学院 顾小立/文

## 雨季不再来

初中的雨稀稀落落持续了一周多的日子，夜晚多是伴着雨声入眠，时而滂沱倾塌，时而呢喃细语，打得落花满地，荆棘丛生，却也春色盎然，绿意满盈。清明谷雨扯田怨，无情流水诉离殇。让人意外觉得西北难得的四月诗境竟也如此得温柔多娇。

可不曾想，雨季说来就来，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便在这四月天里倾斜肆虐，任意风流。而在不经意间，心中的雨季早已随着时光远去，纵然万般不舍黯然留恋，它也依旧狠心地悄悄溜走，不复存在了。

如今只能偷来三毛的题目诉说自己的心思，摘取些详细而往事。

雨季向来被众人拿来代替那懵懵懂懂的青涩年华，十七岁爱笑的脸庞，十七岁爱哭的模样，十七岁成长的困惑，十七岁心跳砰砰的忐忑……面容洁白如雪，性灵无羁如玉，一路走来开出一树芬芳，掬得数缕月色阑珊。

谁没经历过那些日子呢？

那些个没有酣眠的日子，那些个被别新辣的日子，那些个苦中作乐的日子，那些个思想碰撞的日子，那些个满诗怀古的日子……顶着漫天的繁星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穿梭，未迎过清晨初阳刺眼的微笑，也未送过黄昏落日醉人的叹息。无休止的试卷和考题紧张地呐喊，一排排字摩肩擦踵，叫嚷嚷、挤眉弄眼，在这个不准输的战场，我们，活得像永远不知疲倦、日夜冲锋陷阵的战士。

那些个黑夜如同编织细密的网，网住你所有的幽怀不语，网住你所有的张然若失，也网住你所有的琴声呜咽。网住你所有的怡然自得，网住你所有的浓情蜜意，也网住你所有的摇曳生姿。“山川是不收收美的文章，明月为你撑灯伴读。”某前孤灯一盏，窗外却有千家灯火攒动，与你并肩作战。摊开的书本里，白天取出红泥小火炉，与你在晚来欲雪的日子里对饮数杯；陶渊暮起无弦琴，与你探讨其同趣乐奥妙；司马迁周游至此，缓缓道出无韵离骚的绝代风华；泰勒斯融于大地，与你一起仰望星空。这场仗，除了迎头拔剑，我们别无选择。

那年雨季，我们曾梦想鲜衣怒马，倚剑天涯；我们也曾期盼新火新茶，诗酒年华；我们还渴望粗茶淡饭，乡野人家。这些美梦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心底强大的支撑力，支持我们勇往直前，无畏无惧。恰如孙文先生所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泪水与汗水交织，信念和意志坚守，一路高歌，一路回首。

那雨四季，最动人的微笑留在了毕业照里，最青涩的暗恋藏在了日记本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定格在了校园里。从此之后，那年雨季便与最好的年华划上了等等。

然而，雨季不再来。

我已经在尼采口中的半截痛痛快淋了一场雨，那些日子终究还是要离我远去了。雨季不再来，雨季一旦过了就再也不来。而那些积蓄力量奔腾的浪，那些喷涌而出的江河湖泊，那些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点滴，终究会穿过这无尽的绵绵黑夜，用极尽细腻的潮思温柔地拍打着——一个名字——青春。

外国语学院 张笑/文



一个人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保罗



夜色悄悄从门缝溜进，轻抚我的眼脸，思绪开始狂飞，尽管沉睡我依然觉得疲惫。我开始迷失，忙乱地四处张望……

远处那瘦高的背影，似乎亲密到每天都见，但又好像自己从未见过。为确认他的面目，我开始快速追赶，但似乎他以更快的速度前进，狂奔的我，眼睁睁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渐渐远去，在即将消失的刹那，他转身微笑，我却感觉到一股冰凉，封冻了我的思维……

睁眼的瞬间，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你的微笑，那永远以同样形式、同样内容出现在我人生旅途中的微笑，如路灯一样静静地守候在黑夜中。

脸颊的冰凉，印证了梦的真实，也给了我在这静黑夜思索的方向。回眸20年的成长，在灯火阑珊处，总有那么一个身影若隐若现。在我想飞的时候，我忽略了远方的你们守着电话的焦急。还记得你总是和我探讨法制频道的报道，一直以为你是喜欢，却在不经意间发现，那都是有关女生受骗的报道，你是在变相增强我的防范意识。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睁眼闭眼间似乎都是你的关怀。

于这个静谧的夜晚，怀想我们过去的美好，感动盈满内心。我也渐渐明白，所追求的“变”，不是对家的远离，而是短暂离开后长久的回归。这不是折断我的翅膀，而是积蓄力量后更高远的飞翔。

窗外已有转亮的迹象，睡意再次袭来。依稀中，我看到了你的面容，而后你笑着向我张开怀抱。我们忘记了彼此的缺席，忘记了小心翼翼的尊重，我们分享着彼此的趣事，感受着彼此的心情……

亲爱的爸爸，感谢您20年的陪伴，原谅年少时的我的无知和蠢笨，我会停下等等您，努力走进您，了解您。

文学院 王飞/文



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儿。虽然我们并没有在彼此生命里缺失许多年，但我却从未试图穿越间隙触碰你。也许是你的宽容，也许是我的习惯，总是理所当然地在回头时看到那幸福的笑，我便犹如神助。现在回想，都想不出那笑的原因。是幸福的表征？还是凄苦的反射？你想把我留在身边的想法，是那么强烈，却又那么隐忍。我知道你不会对我直说，因为你怕影响我的“选择”，你怕我将来会后悔，会怪你怨你。浅薄的自己却觉得那是你的自私，既然选择让我高飞，又为何紧紧抓住线绳？当你教会我自己做主，自己负责的人生时，早已认定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你们之外的个人，不是女儿，不是任何人的附属。于是不负责任的一路向前，从不曾回头等一等你。而你抵挡着时光的掠夺，站在原地苦苦等着我的转身。

总认为自己是不恋家的孩子，却从不曾真正思考其原因。不是自己坚强，而是你那默默含于心的爱，你从不将思念说出，但话语间却传达出浓浓的牵挂。当所谓的忙碌替代了既定的电话时间时，我忽略了远方的你们守着电话的焦急。还记得你总是和我探讨法制频道的报道，一直以为你是喜欢，却在不经意间发现，那都是有关女生受骗的报道，你是在变相增强我的防范意识。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睁眼闭眼间似乎都是你的关怀。

于这个静谧的夜晚，怀想我们过去的美好，感动盈满内心。我也渐渐明白，所追求的“变”，不是对家的远离，而是短暂离开后长久的回归。这不是折断我的翅膀，而是积蓄力量后更高远的飞翔。

窗外已有转亮的迹象，睡意再次袭来。依稀中，我看到了你的面容，而后你笑着向我张开怀抱。我们忘记了彼此的缺席，忘记了小心翼翼的尊重，我们分享着彼此的趣事，感受着彼此的心情……

亲爱的爸爸，感谢您20年的陪伴，原谅年少时的我的无知和蠢笨，我会停下等等您，努力走进您，了解您。

文学院 王飞/文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团委学生会主办

刊头题字 张爱萍上将  
指导老师 谭玲玲 王丹  
社长 杨晗雷  
主编 王慧敏  
校内统一编号 LBZ—27

## 联合国国际家畜研究所 Vish Nene 博士一行访问我院



应李志标院士邀请,4月15日,联合国国际家畜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 ILRI)生物技术部主任 Vish Nene 博士,生物技术专家 Stephen Kemp 博士,分子遗传学家、国际家畜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北京

……

“仇恨,是种类似于某些中药材的东西,性寒,微苦,沉淀在人体中,散发着植物的清香,可是天长日久,却总是能催生一场又一场血肉横飞的爆炸。核武器,手榴弹,炸药包,当然还有被用来当作武器的暖水瓶,都是由仇恨赠送的礼品盒,打开它们,轰隆一声,火花四溅,浓烟滚滚,生命以一种迅捷的方式分崩离析。别忘了,那是个仪式,仇恨祝愿你们每个带着恨意生存的人,快乐。”

下接 2,3 版中缝



生命 希望 和谐

GREEN IS LIFE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4年4月28日 总第87期

E-mail: lzulvhai@163.com

本期印数:1000份

### 学院快讯

李志标院士参加 ILRI 东亚和东南亚家畜研究发展战略研讨会

4月8—11日,李志标院士应国际家畜研究所所长 Jimmy Smith 博士邀请,前往马来西亚槟城参加了该所主办的“东亚和东南亚家畜研究发展战略研讨会”。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国际家畜研究所董事会全体成员和相关科学家,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的高级科学家。我国李志标院士和中国农科院国际局局长张陆彪博士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该所的发展战略和研究计划介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研究总结,以及在该地区拟实施的发展战略。随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志标院士就开展以家畜-作物相结合为特征的草地农业系统研究,着重改善家畜营养、提高家畜生产力和加强农业经济和管理研究发表了意见,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代表也发表了看法,形成了一致意见。

在马来西亚期间,李志标院士应龙原武(J.B. Liaing)教授的邀请,顺访了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UPM),会见了该校副校长 Mad Nasir Shamsudin 教授、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学院院长 Khatijah Yusoff 教授、农学院院长 A. S. Juraimi 教授和 L.T. Chwen(罗德循)教授,参观了家畜饲养试验设施和龙原武教授的实验室,增进了双方的了解。

-----

任继周院士参加农业科技发展政策论坛

4月20日,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在京举办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政策论坛,探讨新形势下农业科技重大需求和发展趋势、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策略和政策、国家农业科技资源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创新三个主题。工程院农业学部8位院士及农业部、科技部、相关高校、工程院的20余位人员参加会议。我院任继周院士参会并作简短发言。会议由南京农业大学董钧镡院士主持。

董钧镡院士首先作题为“科技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报告,阐述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历史、现状、挑战等内容,并就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作了展望。随后任继周院士发言,他侧重于讲述我国食物系统的转变对农业带来的挑战,并对农业的转型作了分析与建议。

-----

任继周院士会见现代牧业创始人邓九强

4月25日,现代牧业创始人邓九强携旗下秋实草业负责人徐智明等一行,在北京拜访了任继周院士。

邓九强先生等首先向任继周院士汇报了现代牧业集团在草业、奶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未来的发展规划,并感谢任继周院士多年来一直关心草业企业发展,为草地农业奔走呼吁。任继周院士表示,现代牧业所取得的成果,是对草地农业理论的具体实践,符合我国农业转型的趋势,意义重大。并希望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取得更大的业绩。随后双方还就依托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产、学、研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

-----

责编:祝大江

## 我院教师赴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植物生物技术与基因组学研究中心考察访问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lzulvhai@163.com

欢迎来稿!

如果你对文字有独特的感悟,如果你钟情沉浸在文字的世界,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短评还是故事,《绿海》都欢迎您与我们一同分享您的心情。

-----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lzulvhai@163.com

欢迎来稿!

如果你对文字有独特的感悟,如果你钟情沉浸在文字的世界,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短评还是故事,《绿海》都欢迎您与我们一同分享您的心情。

应国际著名的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家、马德里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adrid)植物生物技术与基因组学研究中心(Center of Biotechnology and Genomics of Plants) Alonso

Ridriguez-Navarro 教授邀请,王锁民教授带领课题组张金林教授、未丽实验员以及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伍国强副教授(王锁民教授2011届毕业博士研究生)一行四人于4月14日赴该中心进行学术访问。Ridriguez-Navarro 教授首先带领来访人员参观了该中心各

研究平台、实验室、人工气候室和智能温室,中心一流的实验设施和管理措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访问期间,王锁民教授和张金林教授向 Ridriguez-Navarro 教授及助手分别介绍了荒漠旱生植物霸王和盐生植物碱茅方面的研究成果,得到了 Ridriguez-Navarro 教授的高度评价,并就后续研究伍国强副教授(王锁民教授2011届毕业博士研究生)一行四人于4月14日赴该中心进行学术访问。Ridriguez-Navarro 教授首先带领来访人员参观了该中心各



个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清除少年时代种在脑子里的观念,这个过程叫做取得经验。——巴尔扎克

<b>2</b>	<b>绿海</b> 责编:杨丽群	<b>2014年4月28日</b>
----------	------------------	-------------------

## 为了心中的草原之歌

——记“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



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768号，这是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和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科研和办公楼——碧野楼的所在地。

“碧草原野”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兰大百年校庆期间取的，它所表达的是人们的希望和期冀，和这个名字有直接联系的似乎是目前由于装修而罩住了整个楼体的绿色防护网，这栋楼本来的颜色是极具西北特色的浅黄色。

然而，正是这栋和周围新建的宾馆饭店相比有些破旧的小楼，见证了中国草业科学界仅有的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诞生，见证了中国首个牧草学“973”计划项目的启动……

2010年12月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教授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的两位院士之一。从1981年到这里开始工作起，除了外出，每天他总是会准时到这里上班。于是，在叮叮咚咚的“装修奏鸣曲”中，南志标院士讲述了他那赤子般的草业之恋。

### “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

在和南志标接触不多的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严谨到了近乎严肃和不苟言笑的地步。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正是那种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艺术家”的教育灌输，让他和草原结缘。

有一次，他在参观解放军总后勤部举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展览时，看到了甘肃山丹军马场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很多穿着绿军装、牵着骏马的战士们面向朝阳，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这幅景象，让南志标对美丽的大自然和野外工作有了一种深深的向往。

1969年，仅上了两年初中就算毕业，又参加了两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南志标，正赶上了改变了千万青年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势所趋，南志标当时就想去山丹军马场，起初父亲不同意，但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1969年2月28日，南志标离开北京，满怀憧憬和浪漫，踏上了奔赴大西北——甘肃山丹军马场的路。

“来到山丹军马场后，看到的景象完全不是我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的那样，满眼都是黄色，冬天的草原是黄色，工人和家属住的土坯房是黄色，连工人的穿着也是黄色的军装，没有一点绿色，没有一

#### 相约草原

#### 草原情结

点浪漫。”南志标笑着说，“当时心里就斗争得特别激烈，因为我们那一批算得上是试用，如果不愿意留下，还可以回北京。但年少气盛的我一想，来的时候父亲不同意，现在回去岂不是让父亲笑话吗，既然别人能待，我为什么就不能待呢？”年轻人的要强和叛逆让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山丹军马二场的草原队，从此和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每年4月份带着帐篷出去，住在祁连山脚下，开着拖拉机改良退化的草原，10月份才回到家里。由于海拔高，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有时，我们劳动完就住在藏民的帐篷里，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羊皮，吃羊肉的时候吃着吃着羊油就凝固在嘴边形成了白圈。”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当时的南志标并不觉得苦。而“看着亲手种出来的草长得一望无际，像小麦田一样”，南志标反倒觉得“工作还是很有趣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1972年，甘肃农业大学来山丹军马场做教育改革调查，马场的领导和校方达成协议，由他们推荐3人到甘肃农大进修，作为代培生不纳入国家招生之列。上学的指标分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后，南志标幸运地得到了推荐，就这样他成为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的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并在这里遇见了对他影响巨大的任继周院士。

“当时，任继周先生是草原系的系主任，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大。”南志标说，“我一下就被任先生的风度吸引住了，他的课讲得生动有趣，使你强烈感到草原学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学问，而且即便在当时，任先生也非常注重仪表，不像我们穿得邋里邋遢，我就想搞草原的还有这么好的老师啊！”在任继周的影响下，南志标对草原专业的学习兴趣不断浓厚起来，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

**“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1974年底，南志标大学毕业了。由于是代培生，他只能回到原来的单位。临走前，他去向任先生道别。先生在勉励他充分利用山丹军马场优良的实践条件做好工作的同时，给他提了三条要求：第一要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指导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第二要学习英语，掌握了外语就好像走路比别人多了一条腿；第三要很好地利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

大学毕业回到山丹军马场后，南志标开始担任草原技术员，从事野生牧草驯化、选育、种子生产、草地改良等工作。工作之余，他按照任先生的要求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在这期间，他还把他们在马场种草的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科研论文，代表单位参加全国牧草学术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在任继周先生的关心鼓励下，1978年南志标成功考取了甘肃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

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对自己从事的领域，你就要尽力做到最好；作为老师，你就要认真地教书育人，无愧于教师的称号和学生、家长的信任与托付；作为院长，我也有责任把我们这个院带好，责任在我心中很重要。”

国外留学期间，在南志标的脑海里就有比较强烈的责任感。在当时特殊的时期，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找借口不回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国家送我们出去留学，大家都不回去了，国家谁来建设，这不是个大道理，当时我就这么想。”南志标说。

责任，体现在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在甘肃庆阳、景泰、临泽等地都建立了试验站，为南志标和同事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学院的年轻老师讲：“草业科学是应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做我们这行的，就要深入试验研究基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坐在办公室里读书，永远读不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大的创新。”

责任，也体现在他对国家现行科研体制的一些担忧中，“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学术上做得好的，30来岁就当上了硕导、博导，就带学生了，充分显示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兴旺发达，但有人自己就不深入实际，不做实验了。不深入实际，尽管自己有好主意，可是，让学生观察和你自己观察肯定不一样。科学史上的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现象，没有经验是观察不到的，就像苹果落地一样，只有牛顿才从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年轻人的提拔是应该的，但也应该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不仅要指导别人工作，而且自身也要深入第一线继续做工作！”

和草打了40年的交道，草原和草业如今已经成了南志标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看画展，看完画展有同学提议每人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画，当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一张描写草原风光的画。“现在听一些歌，自己虽然不太懂也不会唱，可是听到歌唱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歌，心里感觉就比较舒服。”南志标甚至建议，应该像创作《石油工人之歌》一样创作一首《草原工作者之歌》。

“广袤草原绿如海，牛羊群群骏马来，匠心苦，新生态，神州处处风采。”30年前，开国上将张爱萍用他那军旅诗人特有的才思为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写下了这首洋溢着豪迈之情的诗歌。30年间，为了诗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沙化严重的内蒙古大草原，南志标院士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同行们披荆斩棘、勇攀高峰，他们就像构成我国四亿公顷草地的一棵棵小草一样，虽然“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为世界留下了一道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色美景。

**摘自《科学时报》2010-12-21 B4 综合**



## 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

寒江/文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

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笛安《西决》

没有追求华丽的文字，却用平淡的感情扎入读者的心窝，这就是《西决》，绚烂辞海中的一片净土。



寒江/文

## 假如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笛安《西决》

没有追求华丽的文字，却用平淡的感情扎入读者的心窝，这就是《西决》，绚烂辞海中的一片净土。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

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 深海拾贝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七八岁，柳穿般的年龄，确是一段赚在心窝子里的似水年华，源源不尽，流到了十七八岁，淌进心田，滋润了大千世界的干枯，提着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拼命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疾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和我的灵魂相依为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

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莎士比亚

对于一只盲目航行的船来说，所有的风都是逆风。——哈伯特